

田汉全集

第十卷
电影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第十卷

田汉全集

电
影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田汉四十年代在上海



1947年在上海,前排左起: 史东山、田汉、周信芳、
蔡楚生, 后排: 于伶、孟君谋、潘子农



1947年在浙江,左起: 应
云卫、田汉、
张瑞芳、安娥



前排左起：黄宗英、陈荒煤、上官云珠、舒绣文、田汉、于伶，中
排：崔嵬、白杨、吴湄、孙瑜、金焰，后排：郑君里、桑弧、石
炎、陶金、赵丹、陈鲤庭、陈西禾、瞿白音、顾而已、石挥

1959年10月，田汉（三排左1）、欧阳予倩（三排右6）、
周信芳（三排右5）在北京会见香港戏剧电影界艺术家





电影《三个摩登女性》
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出品
(1933年), 导演: 卜万苍
主演: 金焰、阮玲玉、黎
灼灼、陈燕燕



电影《风云儿女》
上海电通影片公司
出品(1935年)
导演：许幸之
主演：袁牧之、
顾梦鹤、王人美、
谈瑛





电影《母性之光》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出品(1933年)
导演:卜万苍 主演:金焰、黎灼灼、鲁史、陈燕燕



电影《青年进行曲》
上海联华影业公司
出品(1937年)
导演:史东山
主演:施超、张慧灵、
顾而已、胡萍



电影《忆江南》上海国泰影业公司出品(1947年)
导演：应云卫、吴天 主演：冯喆、周璇

电影《梨园英烈》上海大同电影企业公司出品(1949年)
导演：郑小秋 主演：吕玉堃、姜修、陈正薇



电影《丽人行》

上海昆仑影业公司

出品（1949年）

导演：陈鲤庭

主演：赵丹、蓝马、

黄宗英、上官云珠、

沙莉、张翼



本卷说明

本卷为电影卷，收入作者从1925年至1947年创作的电影作品12部。均按创作年月顺序编排。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，本书同时编入了《母性之光》、《风云儿女》的电影故事和电影剧本。

本书所收电影剧本《色》、《黄金时代》、《酒·女人·歌》，电影故事《母性之光》、《风云儿女》，电影本事《翠艳亲王》、《到民间去》，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出版。电影剧本《母性之光》、《三个摩登女性》、《风云儿女》、《青年进行曲》、《忆江南》、《丽人行》系由他人根据影片或有关资料整理而成，曾请于伶、张庚审阅。

编者对收入本卷的作品都重新做了校订。

目 录

翠艳亲王 (电影本事)	(1)
到民间去 (电影本事)	(9)
母性之光 (电影故事)	(19)
母性之光 (电影剧本)	(33)
三个摩登女性 (电影剧本)	(67)
色 (电影剧本)	(99)
黄金时代 (电影剧本)	(151)
风云儿女 (电影故事)	(177)
风云儿女 (电影剧本)	(201)
青年进行曲 (电影剧本)	(261)
忆江南 (电影剧本)	(319)
丽人行 (电影剧本)	(387)
梨园英烈 (电影剧本)	(463)
酒·女人·歌 (电影剧本)	(521)



翠 艳 亲 王

(电影本事)



说 明

翠艳亲王 1925年作于上海，原载1925年《醒狮周报·南国特刊》第12—13号。未摄制成影片。

新少年影片公司的唐琳君，甚倾倒我。五六年前我在《少年中国》上发表过的《环球璘与蔷薇》，要把它演成电影。写信来问我的意见。我因为那个脚本的作意与手法都异常幼稚，情调又过于伤感，不主张演。乃就旧有主人公改成现在这个脚本。五六年前在北京新世界的柳翠，现在到上海大世界来了，居然封了“翠艳亲王”了，而且演出这样的话剧来了。这固然是柳翠的进步，也算是她的创造者的进步。今天发表的是这戏的本事，因为要它简单，用了文言。读者请当影戏馆的说明书看，不要当小说看。

秦信芳者，一青年音乐家也。于乐无所不窥，尤精弦索，以童时随其父居京津，校课余暇，辄好为之也。尝读书东京，以丧偶归国，郁居故里，不能自聊。以友人之劝，思一游巴黎，借以遣其愁怀，并精研西乐，因整装来沪待船。其至友叶庭波在沪上某银行任事，居法租界某里，信芳因舍焉。庭波夫妇皆甚同情信芳，多方求所以慰其寂寞者。邀之作种种娱乐。皆未足以解信芳忧。偶与游大世界，听鼓娘柳翠之京韵大鼓而喜之。盖柳翠寂寞

悲忧之声容，适与信芳之心弦共鸣也。信芳激赏柳翠之歌，而于其琴师殊不满，谓其所奏不足以和之，反足以累之也。一日者信芳又以庭波邀听柳翠大鼓。至则柳翠乞假，信芳意其病，殊念虑，偕庭波访之其家，乃知柳翠固不病，而其琴师病。庭波戏以信芳荐，信芳亦力任，试之则贤于前日之琴师万倍。庭波怂恿柳翠当晚即销假。因偕往，相继登台，则柳翠慷慨之歌，佐以信芳凄切之弦，壁垒旌旗，焕然变色。观者听者，皆大叹赏。后此再令前日之琴师奏之，柳翠几不能成歌。彼女心中似亦感不满，前此特未觉耳。信芳因时时为之代，乐而忘倦。

当时大世界鼓娘中同时有盛誉者，一为柳翠，一为黄金凤。一以苍凉抑郁胜，一以婉丽柔媚胜。捧之者，各为社。捧翠者名鹧鸣社，林筱斋为主之；捧金凤者名朝阳社，张甲三为主之。林一老名士，尝为某省督军之秘书；张则上海之阔少也。女伶与鼓娘旧有为之封王者，两社诸观客亦欲封柳为翠艳亲王，封黄为金艳亲王，议以某夜同时披露。会某省政变，督军李幹堂携其随员避居沪寓，以形势颇非，死灰不易复燃，因日以酒色为乐。林尝为其秘书，过从甚密。偶邀之作大世界游，并介绍其所捧者，李亦激赏。柳翠平时于观客叫好，初不置意，悲寂之颜，未曾稍解。信芳以此善之，以此乐为之操弦。乃自见李某，常有所酬答，信芳殊不谓然。偶规之，翠微笑答曰：“我尚未与先生有婚约，似可不必相妒，且我系有重大责任之人，此时不愿舍弃其自由，先生谅之，异日必能知我之心也。”信芳无如何。

柳翠系一孤女，初时偕母居沪上，后其母亦弃此可怜之女以去，家中尚剩一儿时相伴之奶妈，形影相依，不啻以主仆而兼母女也。柳翠所居近旁有一广场，境地清幽，富于花木，柳翠平居除赴大世界奏艺外，常爱于午后暇时与吴妈散步于此。

一日，距所谓封王大典之期近矣，柳翠同时得两缄：一自林

筱斋，告以当夜有伟大之后援，典礼之后并于一品香张祝宴，务当盛装临席；另一缄则为匿名恐吓信，谓当晚如欲到大世界受封，当速以三千元交某处，否则当取非常手段。柳翠以示信芳，信芳劝伊当日不去为好，以为忠于艺者，此种无谓之浮名初不必贪，且与黄金风竞，胜之不足为荣也。但柳翠则以为必照常奏技，且必须赴宴，谓良机不可失。信芳心虽鄙之，而以爱之笃，于其安危殊系念也。信芳之至上海，本为赴法，以一时无船，故盘桓至两月之久，会法邮船“包尔都斯”抵沪，将以某日开，即柳翠等封王之翌日也。其友叶庭波所服务之银行有旅行部，叶已先期托该部将一切手续办妥。适有同乡某女士亦将渡法，并拟托信芳照料。但信芳以柳翠事心殊忧虑，封典之前夜，即法邮船将开之前夜，信芳又将偕柳翠赴大世界。庭波询之曰：“君将贯彻初志赴法乎？抑此间乐，且不他适乎？今晚非决定不可，若至明日则船票不能退，至后日即船开，再欲赴法，又须待数月后始有便船，且印度洋风波险恶矣。”信芳曰：“我此时方寸已乱，不知所可，姑俟明夜，如不能去，则船票不能退亦不悔。”

翌日，信芳为能动身计，略拼挡行李，并往亲友处辞行。但心殊系念柳翠，恐有危险，拟再泥其行。至其家，则娘姨云：“已偕吴妈出外。”信芳大惊，急循其平日散步之迹寻之。遇吴妈于途，哭云：“小姐被贼人绑入汽车。”——并遥指一将开行之车，曰：“即彼车也。”时该车已开行，信芳急跃入一脚踏车店，驾一脚踏车追之。几经挫折，卒达目的。但亦卒为所擒。缚信芳楼下，缚柳翠楼上。信芳伺其备稍懈，自断其缚，寻踪至楼上，见柳翠方侮于群小，因奋拳击之。众寡不敌，乃与柳翠并缚于一室，反锁其门。盗作书通告大世界，托转告鹞鸣社，意爱之者必来赎也。

午后七时许，柳翠本应出演，捧之者亦大集。但柳翠未请假而缺演，观者颇失望，犹意其晚十时必来也。鹞鸣社中人兴高采